

言語的歧義及其破譯

俞志慧

浙江省新昌縣知新中學

所謂歧義，就是某言語單位內涵有兩歧或多歧的意義，有兩種或幾種可能的解釋。言語的歧義現象，要求受話者聽話聽音，鑼鼓聽聲，在兩歧或多歧的道路中找尋到迷途的羔羊——言語的真正內涵。發言人則要利用言語歧義可能帶來的積極作用，避免消極影響，做到經濟、必要、生動、有效地傳遞信息。

有一個故事，說的是一個老財主邀請幾位親朋參加自己的壽筵，等了很久仍有幾位被邀請者未來，老財主漫不經心地咕噥了一句：「該來的偏不來。」聽到這話，有幾位小心眼的來賓便嘀咕開了：莫非我們是不該來的？於是悻悻而去。老財主見此，又咕噥開了：「不該走的倒走了。」聽他這一說，又有幾位客人思量道：這樣說來，我們就是該走的了。於是也不辭而別。這下可把老財主急壞了，他頻頻嘆道：「唉，我不是說他們的呀，我不是說他們的呀！」留在身邊最要好的幾位親朋好友這才「恍然大悟」：不是說他們的，自然是說我們幾個死心眼的囉，還不快走！一場好戲就這樣不歡而散。

產生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就在於言語的歧義現象，發言人不注意話語可能引起的兩歧意義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發出令人敗興的信息，使來賓們陷入歧義的泥淖中。首先使之理解成他們是不該來的，既而又誤解為他們屬該走者之列，最後從這條由主人鋪設的話語歧路中繼續滑下去：前面所說的全是針對最後幾位，自然不能怪客人多心。

以上這種言語歧義是由發言人無意造成的，卻產生消極的、負面的效應。其實，歧義也有積極的一面，它是發言人有意鋪設，欲達到言在此、意在彼的目的，這在技巧上屬於修辭。例如：有一幅給袁世凱的對子這樣寫道：「民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，何分南北；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不是東西。」這裏，發信人通過將文字推行合理編碼，採用藏頭的修辭格，將「民國總統，不是東西」的內涵隱藏到這幅對聯中，達到諷刺、批判的目的。又如海明威、吳伯簫、張賢亮三人的某一作品，大致都有這樣一個結尾：好大好圓的太陽。¹這裏的字面意義是在描寫主人公眼前的太陽，其實從深層

1 參見海明威《太陽照樣昇起》、吳伯簫《獵戶》和張賢亮《綠化樹》。

上透視，這裏採用了隱喻的辭格，或歌頌和平，或抒發柳暗花明的欣悅，或展示光明和希望。

從形式上分，言語的歧義可分解為語音歧義、詞法歧義、句法歧義和修辭歧義四大類。

一、語音歧義。語音歧義主要運用或出現在口語中，如 xián rén bù xián，至少可引出以下四種解釋：賢人不賢，閒人不閒，賢人不閒，閒人不賢。又如 yóu chuán，有三種可能的解釋：油船、遊船、郵船。

二、詞法歧義。因為詞與詞的組合能力極強，故而由此引出的歧義現象也特別多。具體地看，大致可分以下三種類型：

甲、由兼詞引起的歧義。如「我要熱飯」，內涵①我要喫熱飯；②我要把冷飯熱一熱。產生歧義的原因是「熱飯」既可以是偏正短語，也可以是動賓短語，「熱」兼具動詞和形容詞兩種功能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。

乙、反訓詞構成歧義。如「上課」一詞既可指稱「講課」，也可指稱「聽課」。同理，「去工廠」、「去醫院」、「去教堂」等語，倘使缺少具體的語用場合，其語義指向都是雙重的：去一個地方和去某地幹甚麼。

丙、限定詞限制或修飾的對象不明引出的歧義。例如：「三個師範學校的學生」一語中，如果限定詞「三個」僅僅限制「師範學校」，那麼該詞可理解為「三個師範學校的全體學生」；如果限定詞「三個」涵蓋到「學生」，那麼該語言單位又可重新編碼為「師範學校的三個學生」。又如「江蘇和浙江的部分地區」、「亞洲語言研究會」等語言單位蘊含了歧義都導源於限定詞或修飾的對象不明。

三、句法歧義。句法歧義的出現有時甚至會模糊詞和句的界限。如「反對南非種族主義者的宣傳」一語，如果將「反對」之後的內容都看成反對的對象，則整句話可看成是一個由動賓短語構成的無主句；然而倘或將「反對南非種族主義者的」都看作是「宣傳」的限制成分，那麼，它祇能被看作是一個偏正短語。又如「咬死獵人的狗」也屬於這類情況。但是，大多數句法歧義是由句序不清或停頓有幾種可能性造成的。

先說句序紊亂造成的歧義。有這樣一個例句：「女工工作做得好，可以解決一些女工特有的問題。」在這個句子裏，「一些」是限制女工呢？還是限制「問題」？按照前一種搭配，可看作「存在於部分女工中的特有問題」；按照後一種搭配，則可以說成「女工中一些特有的問題」。

再看由於句間停頓存在的兩種或兩種以上可能性造成的歧義，如「你說不過他也得說」一語，就有以下三種停頓的可能：一、你說，不過他也得說。二、你說不過，他也得說。三、你說不過他，也得說。又如：「籃球比賽結果，甲隊戰敗乙隊取得勝利。」因為句間停頓的非單一性，會得出截然相反的兩種信息：一、甲隊戰敗，乙隊勝利。二、甲隊戰敗乙隊，取得勝利。

四、修辭歧義。語音歧義、詞法歧義和句法歧義都是發言人無意中傳達出的多餘信息，屬語用中的消極現象；相反，修辭歧義則是發言人有意擴大信息容量的積極的語用手段，受言人也可藉此由表及裏、由淺入深獲得超越語言文字表層的信息。前述給袁世凱的那幅對聯就是有效利用修辭歧義的一例。據傳，《水滸》評點家金聖嘆在臨刑時與他兒子有過這樣兩句對白：父：蓮子心中苦。子：梨兒腹內酸。這是語言的表層，透過諧音雙關的辭格、窺視其深層意蘊則是：憐子心中苦，離兒腹內酸。這種憑借語言的諧音現象以求得言近意遠的語用手段在古典詩詞，特別是南朝民歌中運用得很普遍。如「絲」諧音「思」，「蓮」諧音「憐」（愛），「匹」諧音「配」；至於唐朝詩人劉禹錫《竹枝詞》「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晴卻有晴」中「晴」諧音「情」，更是衆所周知。又如：「你這辦法真聰明。」不僅適用在誇獎人家之時，也用於諷刺人家愚不可及。對於這後一種，結合上下文或語境，透過語言表層，不難體味出反語的意蘊。

利用言語的歧義現象，在具體語用過程中求得某種特定的表達需要，這在修辭上叫歧疑，如陰陽先生在卜人父母壽數時，常常用「父在母先死」的斷語相搪塞，其實這五個字可以有以下六條信息：一、父母雙亡，父死在母先。二、父母雙亡，父還在時，母先死。三、父母都健在，父死在母先。四、父母都健在，父在時，母先死。五、父尚在，母已死。六、母尚在，父先死。問卜者往往以自身的實際狀況對號入座，陰陽先生自可萬無一失。

最後，說說歧義的破譯，方法大致如次：

一、根據上下文的語境，明確語義指向。如上述「你這辦法真聰明」一語的解碼，就得看看場合，並體會說話人的語氣。又如某秀才為一刻薄成性的財主寫的一副對聯，上聯是：養豬大如山老鼠頭頭死；下聯是：釀酒缸缸好造醋壇壇酸；橫批是：人多病少財富。聯繫財主盡幹壞事的德性，明眼人不難看出其中明褒暗貶、似謗實罵的寓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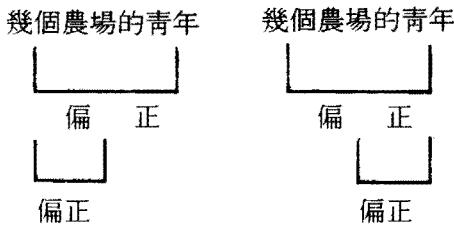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運用標點、句子重音、句間停頓等輔助手段梳理出可能蘊含的歧義，從中進行取捨。如「這分報告我寫不好」一語，如果要表達「我寫不好這分報告」的意思，那麼停頓應在「我」和「寫」之間，重音則落實在「寫」字上；如果要表達「這分報告，由我來寫不合適」之意，則停頓應在「我寫」和「不好」之間，重音則落實在「不好」上。

三、採用添字、詞、句的方法給原文進行重新編碼。如「開刀的是他父親」一句，要弄清「他父親」是醫生還是病人就可採用在原文前或後添句的辦法：一、他要動手術，開刀的是他父親（他父親是醫生）。二、開刀的是他父親，他得去照料（他父親是病人）。又如「通知的人還沒有來」，在前面分別添加「出」或「接」字，兩種意思就明朗了。

四、調整句序法。前述句法歧義部分所舉一例中，通過重新調整中心詞跟限定詞之間的序列，採用的就是這種方法。又如「三個編輯部的編輯都來了」一語，可調整為

「編輯部的三個編輯都來了」，另一層意思則採用第三條「添字法」改成「三個編輯部的全部編輯都來了」。

五、結構分析法。胡裕樹主編《現代漢語》舉了這樣一個例子：幾個農場的青年都發表了意見。這個句子的主語可作如下的分析：



按照前一種分析，說的是「幾個農場」的青年；按照後一種分析，說的是幾個青年。²

在言語交際過程中，以上幾種歧義破譯法常常綜合使用。

至於修飾歧義的破譯，嚴格說來，已不能由「言語」的歧義所涵蓋，乃是屬於文學欣賞的範疇，故而在此不再展開。

要之，對於歧義，從消極面看，說寫者要力求一碼一義，聽讀者要掃清信道，達到正確理解語義的真正指向；從積極面看，說寫者要憑藉語言文字的所指擴大其能指，聽讀者則要透過符號的表層挖掘其潛臺詞、潛在義，揭示其豐富內涵。

2 胡裕樹主編《現代漢語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79年，頁345。